

聚焦ST公司乱象

# \*ST中迪开启保壳大战：“自己人”两度拍下公司控股权

■本报记者 向炎涛 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玉娟

11月30日,\*ST中迪控股权拍卖结果正式揭晓,一家成立时间仅有一个月的公司广东润鸿富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最终以起拍价2.55亿元夺得\*ST中迪7114.48万股股份,比首次拍卖成交价格降低3.3亿元,平均每股成交价格3.58元。

竞拍结果再度引发二级市场股价异动。11月30日,\*ST中迪股价低开快速上行,一度大涨4.93%。但在当日10点拍卖结束后,公司股价快速下行,在10点19分被1.43万手大单封至跌停。截至收盘,公司股价报收5.21元/股,当日振幅达9.85%,上演“天地板”行情。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首次拍下公司控股权的买家,还是此次拍下公司控股权的买家,似乎都与\*ST中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公司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壳。”\*ST中迪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向本报表示,公司现在还有房产项目,都在正常运营,将争取把该交付的项目交付,其他在建项目则维持建设。我们对拍下公司控股权的公司并不了解,但无论是新股东上台,还是老股东继续持股,保壳工作都会继续。

## 成交价缩水56.41%

据悉,此次竞拍引发7.5万次围观,竞拍时间为11月29日10点至11月30日10点。11月29日全天,该项拍卖仅一人报名,但无人出价。直至11月30日9点38分,也就是此次拍卖的最后半小时内,广东润鸿富创科技中心(以下简称“广东润鸿”)终于出价。在此后的22分钟内,再无其他人参与竞拍。

与首次拍卖相比,这次拍卖的场面较为冷清。在今年9月6日至9月7日期间,\*ST中迪7114.48万股股份首次被拍卖,拍卖评估价和起拍价均为22495.98576万元,折合每股价格3.16元。\*ST中迪的首次拍卖引发了90796人次围观,共有2人报名参与竞拍,双方在经历288次竞价之后,最终成都众



兴合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众兴”)以58465.98576万元的价格胜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ST中迪第二次拍卖的评估价有所上涨,由首次拍卖的3.16元/股增至第二次拍卖的3.58元/股,但最终的成交价却由首次拍卖的5.85亿元降至如今的2.55亿元,大幅缩水56.41%。

尽管首次拍卖拍得很热闹,但最终因买方成都众兴迟迟未支付余款而以失败告终。公开资料显示,截至10月27日,\*ST中迪被拍卖的7114.48万股股份交易仍未履行。

“这样的‘操作’可以说很‘高明’。”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依据竞买协议和拍卖规则,这次拍卖仍存在“毁约”可能。现在股价贬值很快,如果两个月后再次组织重拍,竞买到该股权的价格可能会更低。但该律师提醒称,“一般法院

会拍卖三次,如果三次之后仍未拍卖成功,法院可以另行处置股权。”

## 上演保壳大作战?

记者发现,此次拍得\*ST中迪控股权的广东润鸿,与\*ST中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眼查信息显示,广东润鸿于今年11月1日刚刚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广州巨匠恒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巨匠”),自然人郭建英持有广州巨匠100%股权。

天眼查信息还显示,自然人郭建英与自然人周俊宇有合作关系。周俊宇曾任成都市天府基业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天府基业的母公司为天府兴蓉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ST中迪的现任总经理何峰曾在天府城乡担任高管和股东。

巧合的是,参与首次拍卖的胜出

者成都众兴也与\*ST中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眼查数据显示,成都众兴成立于2017年6月9日,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黄韬澄。作为成都众兴早期合伙人之一的黄鑫,曾出现在\*ST中迪的董监高名单中。工商信息显示,黄鑫于2019年11月18日登记对成都众兴出资360万元,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后变更为“退出”。在\*ST中迪首次披露将要拍卖控股股东所持股份之前的6月15日,黄鑫提前进入\*ST中迪管理层,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在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看来,\*ST中迪希望保住壳资源。但要想保壳成功,与实控人是否变更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尽快提升经营业绩、缓解资金压力。“如果能够趁此次拍卖会引入新的资本,或许能帮助\*ST中迪在业务发展上有新的突破。”

# 交易所向恒瑞医药发出监管工作函 对会计政策明确具体要求

■本报记者 张敏

11月29日晚,上交所发布,已向恒瑞医药发出监管工作函,就有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对此,恒瑞医药相关人士在回复《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解释称,交易所对公司会计政策明确了一些具体要求,提醒了一些注意事项,是交易所履行日常监管工作。

11月30日,恒瑞医药二级市场股价微跌,收于50.17元/股,总市值为3268亿元。

## 研发支出资本化 引来监管工作函?

长期以来,恒瑞医药一直重金投向研发并采取研发投入全部费用化处理。11月20日,恒瑞医药发布公告称,决定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估计进行变更,使公司研发费用计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这一变化也引发外界关注,被解读为“老实人”开始“动心思”。

据了解,如果企业将研发支出作费用化处理,那么,当年实际发生的研发投入即可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做资本化处理,企业则需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将研发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在未来无形资产使用期间,以摊销方式计入损益。

恒瑞医药此次会计处理变更主要是拟将处于临床三期的在研项目进行资本化处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研发支出资本化是上市公司常见的一种会计处理方式。新药研发具有高投资、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进行资本化有助于降低短期内公司业绩压力。不过,针对IPO阶段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将研发支出进行全部费用化处理,这样会看到公司真实的业绩情况,压缩会计处理的可操作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持续投入研发的恒瑞医药未来将有大批进行临床三期的项目,研发投入将进一步高企。此时选择改变会计处理方式,有助于恒瑞医药业绩提升。

不过,这一操作引来了交易所关

注。针对此事,恒瑞医药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这属于日常监管范畴。

## 曾经的“老实人” 开始心思活络

2021年,恒瑞医药业绩出现放缓迹象,“研发一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恒瑞医药披露的2021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亿元,同比下滑14.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亿元,同比下滑3.57%。与此同时,公司的研发投入继续加大,前三季度研发支出41.42亿元,同比增长24%。

此前外界盛传恒瑞医药进行裁员,但公司在2021年半年报中,以“精兵简政”措辞进行回应。2021年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公司管理费用为15.39亿元,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券商发布的研报认为,今年三季度仿制药集采和PD-1单抗降价对恒瑞医药造成的压力仍在,今年多个PD-1新适应症及产品获批,竞争更加激烈,环境叠加医保降价和团队调整等因素,使得PD-1的销售承压。

压力是空前的,恒瑞医药“变”的动作也是巨大的。除了进行会计处理方式变更外,一向以自体开发为主的恒瑞医药逐渐向市场靠拢,其重要动作之一就是加大创新药物的BD数量。

11月21日,基石药业与恒瑞医药联合宣布,双方就抗CTLA-4单抗CS1002达成大中华地区的研发、注册、生产和商业化的独占权利。根据协议,恒瑞医药将支付基石药业总计最高约2亿美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的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

据记者梳理,今年8月份以来,恒瑞医药先后与万春医药子公司大连万春达成合作,与北京天广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合作,与启愈生物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加上此次与基石药业的合作,公司累计最高投入资金近30亿元。

对此,恒瑞医药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加强公司产品管线丰富程度,有利于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整体盈利能力,这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 物流央企重组获批 中国铁物集团即将更名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距离今年10月下旬国资委“剧透”物流领域重组仅过去一个半月时间,11月29日,包括中国铁物在内的4家物流领域上市公司相继发布公告称,涉及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诚通集团物流板块的重组事项发布相关消息。

华兴证券(香港)首席经济学家庞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进一步推动央企专业化整合,既有利于发挥央企的规模效应和协同作用,做大做强做精相关业务,以发挥产业链的带动作用和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改善央企的经营效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优化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又可以继续推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和调整,减少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提升行业集中度。

事实上,近年来,沿着“做强做优做大”央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无论是央企战略性重组,或是专业化整合工作,皆在有序推进。

在专业化整合方面,今年4月份,通过集中有关中央企业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优势力量,经国务院批准,组建成立了中国星网集团。而在此之前,国家管网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收购三大石油公司相关管道资产,打破我国油气干线管道主要由三大石油公司实行上下游业务一体化经营的传统格局。

再比如,此前招商局以外运股份为资本运作平台,将招商局物流资产注入,打造了跨境物流上市平台;以此作为旗舰上市平台,统筹整合经营船务等优质航运资产,招商局相继完成中外航运私有化及境外干散货运输等核心航运资产注入,打造了境内外一体综合运营平台,实现统一专业化经营管理,增强了航运板块整体市场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重要内容,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已成为国资监管工作的重点。

据此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翁杰明介绍,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国资系统大力推进专业化整合,主责主业更加突出,产业竞争更加有序,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产业链更加畅通,创新更加有力,成效明显。下一步,专业化整合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央企专业化整合方面,除了物流领域外,稀土领域也在推进。今年9月23日,五矿稀土曾发布公告称,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市人民政府等正在筹划相关稀土资产的战略性重组。

# 1元“甩卖”影院资产包 并购资产巨亏 \*ST当代能否摆脱危局仍未知

■本报记者 谢岚 见习记者 刘钊

11月30日10时,\*ST当代的影院资产包拍卖正式结束,标的物被买家以起拍价1元成功拍下。距离退市一步之遥的\*ST当代,能否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来挽救危局?

## 不良影院资产包1元“甩卖”

11月3日晚间,\*ST当代发布公告称,拟挂牌整体转让公司全资孙公司运城威丽斯冠宇影院有限公司100%股权、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厦门泰和鑫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100%股权,以及其控股孙公司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63.5821%股权。上述4家公司的股东权益评估值合计6092.76万元作为挂牌价格参考标准,按照1元名义价格作为挂牌底价出售。

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院线资产的经营业绩及影院上座率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20年度及2021年1月份至8月份,上述4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均较以往年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ST当代表示,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自身经营风险,优化资产结构,推动公司业务转型,剥离低效资产。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将得到明显改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ST当代针对深交所关注函发布的回复公告称,该笔交易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增加投资收益8787万元,依照账龄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1948万元,累计可增加净利润约6839万元,净资产同比增加约6839万元。上述4家影院今年1月份至9月份合计亏损6616万元,因此本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为223万元。

如果此次拍卖的4家公司所产生

的营业收入不纳入\*ST当代合并报表范围内,预计将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产生影响。根据4家公司公布的审计报告,2021年1月份至8月份,4家公司营业收入为0.25亿元。其中,霍尔果斯当代华晖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以63.5821%计入。

尽管成功拍卖了4家亏损公司,但对\*ST当代的业绩影响也是杯水车薪。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净资产)总计为-2.103亿元,虽然拍卖后净资产可增加约6839万元,但仍处于巨额亏损状态。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告诉《证券日报》记者,\*ST当代通过拍卖不良资产来增厚利润,并不是太靠谱的手段,只能给公司减轻负担,而不是贡献利润。

## 并购资产巨亏

资料显示,\*ST当代是由\*ST大次在2011年初更名“当代东方”而来,主营业务由水泥转型为影视传媒。在转型之初,厦门当代置业集团以资金支持等方式帮助上市公司发展包括不限于旅游地产、文化地产、物流等产业,但当时具体的转型方向并不明晰。

2014年5月份,当代东方斥资11亿元收购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100%股权,溢价率近12倍。虽然溢价很高,但公司投资的《军师联盟》《热血长安》《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影视剧大受市场认可,在影视业成功打响名头。

该收购案让当代东方的业绩大为改观,营业收入由2014年的0.22亿元陡增至2015年的4.93亿元,归母净利润也由2014年的亏损55.62万元扭亏为盈至2015年的1.11亿元。2016年是当代东方业绩最辉煌的一年,实现营业收入9.86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1.78亿元。

然而,在盟将威被当代东方收购之后,再未打造出亮眼的影视剧产品,经历“剧荒”的盟将威迅速从巅峰跌落谷底,当代东方的业绩也随波逐流,节节败退,2020年营业收入仅为2.083亿元。公司的归母净利润更是惨不忍睹,2018年巨亏16.01亿元,2019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和净资产均为负值,深交所因此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公司股票简称由“当代东方”变更为“\*ST当代”。

虽然2020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一度扭亏为盈,但公司的扣非净利润仍为亏损。2021年,因\*ST当代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距离退市仅一步之遥的\*ST当代,侥幸获得一根“救命稻草”。根据2020年修订后的退市新规,\*ST当代2021年度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亏损0.56亿元,但营业收入为1.266亿元,超过退市新规规定的“1亿元”退市门槛,暂不符合财务类退市标准。

## 官司缠身 自身麻烦不断

不过,\*ST当代面对的麻烦并不少,不仅债务高筑,更是官司缠身。2021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公司涉及司法诉讼40起,涉诉金额高达18.89亿元。公司的44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冻结资金高达14.22亿元。

为了筹措资金,公司原董事长、实控人王春芳已将国旅联合的第一大股东之位让出,其持股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厦华电子也陷入股权质押纠纷。天眼查数据显示,王春芳由于在3起案件中违反财产报告制度,已被列为失信执行人。今年1月份,王春芳让出公司实控权给其妹王玲玲,正式退出公司幕后。